

南北对峙

郭宝臣 著

中国历代战争纪实丛书

海南出版社 ● 长城出版社

中国历代战争纪实丛书

南北对峙

郭宝臣 著

长城出版社
海南出版社

责任编辑:何湘初 蒋卫杰

封面设计:阿 琪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南北对峙/郭宝臣著.-北京:长城出版社,1997.1

(中国历代战争纪实丛书)

ISBN 7-80017-343-7

I. 南… II. 郭… III. 战争史-中国-现代 N. E29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00494 号

南北对峙

郭宝臣 著

长城出版社

出版发行

海南出版社

(北京市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:100832)
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2号 邮政编码:570201)

保定市西城胶印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1.875 印张 283 千字

1997年1月第一版2001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5000-20000

定价:15.80 元

目 录

- 江城处处飞花
——武昌起义 (1)
- 鹃血染红夕阳
——滦州起义 (16)
- 刀光剑影交映
——直皖战争 (55)
- 你争我夺不息
——直奉战争 (85)
- 烽火向北燃烧
——北伐战争 (139)
- 八月枪声激烈
——南昌起义 (156)
- 九月霹雳轰响
——秋收起义 (204)

- **珠江怒涛汹涌**
 - 广州起义…………… (224)
- **左江右江风雷**
 - 百色起义…………… (261)
- **铁流滚滚向前**
 - 红军长征…………… (290)

江城处处飞花 ——武昌起义

1

1911年10月19日。

一声爆炸，惊动了汉口街上的行人，他们立即躲开，唯恐自己遇到不测。但有些人荷枪实弹，急匆匆向爆炸地点赶来，他们是俄租界的巡捕。

爆炸声来自俄租界宝善里14号，这儿是革命党人刘公的私宅，刘公当时被革命党人内定为鄂军都督。

爆炸时，一个名叫孙武的革命党人受伤，他脸部流着血。刘公急中生智，急忙从床上扯下一条被单，将孙武的头和身子裹住，伪装成病人，叫来一辆人力车逃往医院。

刘公的家，是革命党人试制武器的地方。不小心炸药爆炸了，当时屋里一团火光，硝烟弥漫，刺人心肺。

巡捕们把刘公私宅包围了，并抄了刘公的家，将革命党人准备起义用的旗帜、文告、名册以及武器，全部抄走。起义的计划暴露了。

革命党的领导人蒋翊武知道此事后，立即于当天下午5时在武昌小朝街85号“文学社”机关召开了紧急会议。

“事情暴露了，怎么办？”蒋翊武严肃地问大家，他眼里似乎都在冒着火光。

“立即起义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！”

经过紧张的讨论，与会者决定当晚12时起义，以中和门外炮声为信号，派邓玉麟传达起义命令。

就在会议散后不久，清朝的军警乘着夜色突然包围了小朝街85号，有5位革命党人被捕。他们是彭楚藩、刘尧激、杨宏胜、厂笏堂和陈化龙。蒋翊武反应机敏，才侥幸逃脱。

随之，清政府宣布全城戒严，大街小巷出现了骑马的军警。邓玉麟行动困难，他未能完成传达命令的任务，当晚12时举事也成为泡影。

10月10日清晨，三声枪响，彭楚藩、刘尧激、杨宏胜三人被处决。

除了戒严，清政府还命令新军各营就地封锁，不准士兵外出，也不准外人入内。一时间气氛十分紧张。

清政府的这一措施，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感到沉重的压力，不知什么时候，他们就将被查出治罪。因而人人自危，无所措手足。他们想：与其这样坐以待毙，不如破釜沉舟冒死一战，兴许还会有条出路。但鸟无头不飞，蒋翊武、孙武、刘公等领导人不知去向，如何动作？大家拿不定主意。

2

辛亥革命前夕，武汉地区有“文学社”和“共进会”两大秘密组织。

“文学社”是由“科学补习所”、“日知会”、“群治学社”、“振武学社”演变而来的革命团体。1911年1月30日，“振武学社”改名为“文学社”，由蒋翊武任社长。“文学社”发展很快，到起义前夕，已发展到三千余人，分布在各兵种之中，在武汉新军中掌握了大批力量。

另一秘密组织“共进会”，是1907年8月在日本成立的。此时，孙中山和黄兴均已离开东京，并将起义重点转往华南地区，对东京同盟会总部无暇兼顾。留在东京的同盟会会员和一些负责人吴玉京、孙武等便另组织了“共进会”，策划在长江流域举行武装起义。这事被黄兴得知，说“共进会”是在搞分裂。1908年黄兴回到东京，了解了情况才默许“共进会”的存在。“共进会”认为“成立此会，旨在华中起义与华南起义同时并举，以缩短革命事业的军事时期。”1909年1月，孙武等先后回国，在武昌设立了“共进会总部”。

当时，“文学社”与“共进会”互不通气，还互相猜疑，这对举行起义很不利。一个头脑清醒的同盟会骨干宋教仁明确地指出：只有“文学社”和“共进会”两大组织团结合作，才能使起义成功。

宋教仁（1882年生于湖南桃源县，1913年被刺杀身亡）1904年与黄兴等在长沙创立了“华兴会”，随后又到武汉加入了“科学补习所”，同盟会成立时被推为司法部检事长。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，宋教仁指出：“革命地点宜居中而不宜偏远，革命时期宜缩短而不宜延长，战争地域宜狭小而不宜扩大。”他还提出革命三策：一、以中央突破一举而占领北京为上策；二、以长江流域各省同时举事，而后北伐为中策；三、边策起义为下策。

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，宋教仁等经常化装奔走于上海与武汉之间，在他们的推动下，“文学社”与“共进会”于9月16日举行了联合会议，除去前嫌，成立了统一的领导起义的机关，“文学社”社长蒋翊武为起义军总指挥，“共进会”军务部长孙武为参谋长。

1911年9月24日，“文学社”与“共进会”又举行了一次会议，决定于10月6日（旧历中秋节）举行起义，但因筹备不及，改为10月9日，后又决定改为10月16日。

出人意外地一声爆炸，使起义不能按计划进行……

3

新军中的革命者，差不多每个人心里都躁动不安。这种情绪已经到了不可忍耐的地步，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。

这种情绪表现不一，在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前队的士兵中，尤其表现得突出。他们觉得自己是困守待毙的人，生命的威胁使他们难以自制。

10月10日下午，在宛如被软禁的营盘里……

士兵们大碗地喝酒，大碗地吃肉。酒火辣辣地穿过他们的肠胃，烧灼着他们的心。脸红得像着了火，青筋从脖颈上突出出来，眼睛闪着浑浊的光。他们兜里的钱已经掏光，明天为何不再思虑，好像是上刑场前的最后一餐。他们觉得没有退路，也没有回旋的余地，要么就马上动手，革他一下子命，要么就被杀头，反正要个痛快。像被准备宰的羔羊一样困起来，实在使这些血性的汉子难以忍受……

一个个喝得杯盘狼藉，痛快淋漓，直喝到天黑了，他们才摇晃着健壮的身躯，哼着谁也听不懂的小调儿回房休息……

酒力在不断发作，在每一条血管每一根毛孔都刺激着他们的神经，壮着他们的胆子。此时，只要有一点火星，他们就会像一根根浸透了酒精的火把一样燃烧起来。

荣与辱他们不再考虑。

生与死他们不再担忧。

只要发作、发作……

一排排长熊秉坤头脑还清醒，因为此夜是他们排值勤——布岗放哨。他是该营“共进会”的营代表，他利用值班之机，四处串联，准备起事。他已经深深感到，士兵们一个个都像火药桶，不举事，他们自己都会爆炸。

恰在此时发生了一件事情，火燃烧起来了。

一个正在布岗的士兵叫金兆龙，熊秉坤已告诉他起事之事。他正在往枪膛里装子弹，突然一声吆喝使他吃了一惊：

“你在干什么？想造反吗？”

这是二排排长陶启胜，他出来查夜，看见金兆龙的动作便大喝一声。

金兆龙吃了一惊之后，见是二排长陶启胜，胆子壮起来，他大声回答：“你要干什么？吃火药了？老子就是要造反，你能咋样？”

“咋样？老子抓你送上去要你小命……”

陶启胜说着，上来就夺金兆龙手中的枪，金兆龙一边躲闪，一边腾出一只手来去抓陶启胜的脖领子。顿时，二人扭作一团。

金兆龙拚命挣扎一番，看不能摆脱，就使劲全力喝道：“弟兄们，此时不动手，更待何时！”

和金兆龙住同屋的士兵程定国。听到金兆龙的喝声迅速赶来。二话不说，一枪托砸在陶的腰上，陶痛苦地大叫一声倒在地上，又急忙爬起来逃走。程定国朝着陶开了一枪，正打在腰部，陶倒在了血泊里。

枪声惊动了正在休息的营代理管带阮荣发，他以为哨兵不慎走火了，前来查问。又被赶来的士兵吕中秋、徐少斌开枪打死。枪声惊动了整个营房，右队队官黄坤荣、司务长张文涛等见要出事，不敢过问，弃职而逃了。

熊秉坤见事不宜迟，立即集合起自己的同志约有40余人，举起了起义的火把……

4

他们首先攻击的目标是营望台。营望台是军械局所在地，存有大量武器弹药，是一个要害处。

攻击军械局并没有费多大力，因为守卫军械局的工程营左队士兵，大多也是革命者，他们见熊秉坤带队来打军械局，立即响应起义，营望台的军械局被顺利占领。

起义的枪声惊动了武昌，散于各处兵营的革命党人纷纷起来响应，向营望台集中。经过商议，起义军决定攻打都督府，捕杀都督瑞三

起义军是仓促集合起来的，很难统一指挥。熊秉坤指挥攻打都督府，久攻不下，他感到自己指挥困难。

正在此时，一个士兵来向熊秉坤报告，说工程营左队队官吴兆麟找到。熊秉坤让吴兆麟立即来见。熊秉坤觉得吴兆麟毕竟比自己官大，有指挥能力，就想让吴兆麟代替自己指挥。

这个吴兆麟在起义军进攻营望台时，乘隙逃了，但熊秉坤没有计较这些，因此时急需有人指挥，吴兆麟平时在士兵中还有一定威望。熊秉坤与大家紧急商议了一下，便推举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。

吴兆麟也确实有些指挥经验，他提出了作战方案，又严明了纪律，重新组织向督署进攻。

此时，城外的炮兵营也将炮拉进了城里，向督署轰击。炮弹的轰击使瑞三胆寒了。

瑞三急匆匆带领一些人，从衙门的后墙打开了一个洞，仓皇而

逃，登上了停泊在武昌江面的“楚豫”号兵舰。

第二天中午，起义军即占领了武昌城。革命军废除了宣统年号，改称黄帝纪元4609年。黄鹤楼上和蛇山之岭都升起了代表18省的十八星旗。

11日晚，革命军光复汉阳，12日又克汉口，从此武汉三镇全在革命军控制下。

5

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后，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找不到了。革命军派人到他家里去找也无踪影。恰巧，守候在黎家周围的士兵发现一个人来到黎家。这个人是黎元洪的伙夫，被黎元洪派来取行李。革命军的两个士兵马荣和程正瀛悄悄跟踪，一直跟到一个叫黄土坡的地方，才知黎元洪躲在他的参谋刘文吉家里。

马荣和程正瀛进了屋，却找不到黎元洪。能躲人的地方都搜到了，才在一床帐后找到。

黎元洪正躲着打哆嗦。

黎元洪面色惊恐，衣冠不整，被马荣、程正瀛请了出来，见二位革命军士兵对他很礼貌，并没有加害之意，他的心才稍安定一些。

黎元洪闪烁着疑惑的眼睛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你们来找我作甚？”

马荣和程正瀛说：“黎协统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们是奉命找你去谘议局议事。”

黎元洪听了这话，仍支吾道：“你们找我找错了人，我不是革命党人，干不了这场大事。”

马荣和程正瀛见黎协统给脸不要脸，就来了气，威胁道：“我们找你找得好苦，好不容易找到人，你还拿架子。告诉你，你今天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，反正你逃不了了。我们劝你还是跟我们去，与大家见上一面。不然，我们押着你去！”

黎元洪见二位士兵来了硬的，不敢再支吾了，勉强答应。但他说：“我答应跟你们去，可我实在干不了这事。”

“走吧，黎协统，与大家见了面再说。”

马荣牵过来一匹马，让穿戴好衣衫的黎元洪骑上去。黎元洪坐在马上心里忐忑不安，又拗不过这二位革命军士兵，只好一声不吭跟着去了。

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后，急需组织革命政权来领导革命，但当时一些主要领导人都不在武汉。孙中山远在美国，黄兴在香港，革命前被推举为革命军总司令的蒋翊武，以及鄂军都督刘公现在也不知去向。谁来领导革命组织政府，成了革命军面临的首要问题。

革命军的一些头头在谘议局开会，为选不出领导人而发愁。有人建议：吴兆麟是革命军临时总指挥，在起义中作了一些事，有一定的威信，就请他为革命军都督。吴兆麟听了，赶忙摇头摆手，说道：“这不行，本人官卑职小，压不住众，这样大的事我干不了。”

有人又建议：请清军二十一混协协统黎元洪来当都督。这一建议，引起大家热烈的议论。有人说：“黎元洪不是革命党人，怎么能请他来领导革命？”这理由很充分，很多人赞同。但吴兆麟有自己的看法，他说：

“现在我们找不出人来，我看请黎元洪出来当都督也有好处。他不是革命党人，就更表明我们革命党人胸怀宏大，大公无私，可以鼓励非革命人拥护革命，使我们革命党人能团结更多的人。大家想想，是否有道理？”

大家沉默了一会儿，想想也不无道理，现在又急需领导人，不容长议不决，于是大家同意了吴兆麟的建议。

黎元洪被带到了谘议局。

谘议局里正在开会。黎元洪一进场，见有不少革命军头头都带着枪，他有些害怕。仔细一看，还有许多武汉三镇的头面人物也在场，不少人他认识，其中还有两榜进士出身的汤化龙，他心里才踏实一些。

开会的人让出一个显著的位置，让黎元洪坐下。

会议一致推举黎元洪为鄂军都督。黎元洪脸上又出现了惊恐的脸色，他赶忙摆手，并有些哀告乞怜地说道：“谢谢大家，但你们不要抬举我，我不是革命党人，当都督我不够资格。”

武汉的一些知名人见黎元洪这样，不像个军人，倒像个萎缩的球。就劝道：“黎协统，大家请你出山，你就出来吧！你要顺应人心，共伸大义才是！”

黎元洪在左说右劝之下仍是不从，还有着一脸的委屈。

此时，一个汉子实在忍耐不住了，腾地站了起来，一脸火气，用手枪指着黎元洪说道：“你真是不识抬举，稀泥抹不上墙！大家这样劝你，看得起你，你还要咋样！你要甘心做大清朝的奴隶，现在我就成全你，吃我一枪！”

黎元洪吓得急忙躲闪，脸上都没有血色了。

这个汉子是率领测绘学堂参加起义的李诒东。吴兆麟怕闹出事来。赶忙向李诒东摇手，让他不要这样。

汤化龙与黎元洪是很熟的人，害怕把事情闹僵，他来到黎元洪身边，在黎元洪耳边悄悄劝说，黎元洪的态度才有所改变。

但黎元洪仍是有气无力，他说：“大家的盛意难却，可大家想想，武昌靠近大江，江上有许多军舰，那舰炮可是厉害，武汉三镇我们怎能守得住？”

黎元洪的意思大家听得清楚，是怕武汉三镇守不住，也就是说，怕革命会惨败。这个黎元洪是天津海军学堂出身，对军舰的威力相当了解，而革命军没有海军。如果清军在军舰掩护下向革命军进攻，革命军难以抵挡。

有人说道：“黎都督，你怕什么？我们敢于举事就什么也不怕！咱们守得住就守，守不住还有地方可退！”

“向哪里退？”

“湖南，在那里我们可以占领地盘。”

“向湖南撤退，行吗？”

“怎么不行，那里有我们的同志。”

“那么，钱呢？用什么发饷？”

“这不用愁，我们打开清军的库房，先用了再说。”

在这一连串问答之后，黎元洪脸上仍有难色，干脆不作声了，装起哑巴，你就是说破天，他也不言语。

见他像只死猪，大家也就不理他了，把拟好的安民告示拿来请黎元洪签字，黎元洪坐在那里不动，不说签，也不说不签，像是个无知觉的木头人。有人又拿出手枪指他的脸：“你签不签？说个痛快话！要不，这枪子儿代你签！”

其他人赶忙劝说，黎元洪才哆哆嗦嗦拿起了笔。

鄂军都督府成立了，地点就临时设在谘议局。都督府由 10 人组成。

被迫就任都督的黎元洪，就长相来说，还算是一表人才。他身体魁伟，相貌堂堂，穿一件灰色呢夹袍子，颇有些风度。但都督府成立后，他像是三国时的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，就是请示他事情，他也是面无表情，愣愣地像个哑巴。当时人们很快给他起了个绰号：“泥菩萨”。

6

10月16日的黎明，太阳带着一种朝气蓬勃的气韵从东方抬起头来，早早地以它的辉煌的光润照耀着阅马场……

阅马场的气氛威严而又热烈，革命军的战士们军容整齐地站在广场上，等待着举行祭告黄帝的革命誓师典礼。

老百姓们也早已闻讯赶来，在广场周围形成了人的海洋。他们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，也都由于激动脸上流溢着兴奋的光彩。

老百姓们在武昌起义中，精神为之一振。他们像迎接一个重要节日一样，迎接着这场革命。

并没有谁命令，但老百姓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革命中去。他们有的协助革命军追杀敌人，构筑防御工事，或者奋不顾身地跑到前线去呐喊助威；有的冒着炮火，给革命军战士送水送饭。还有的积极参加军队，有些年长者和不足年龄的少年也积极要求加入。一些封建的称谓，如“老爷”、“大人”之类，在革命的热潮中很自然地在人们嘴上消逝，动不动就跪下磕头的行为也不见了……革命的内涵从最初的军事意义上向着深度广度扩展。

革命引来一派新的景象。

在革命军战士和老百姓的注视之下，鄂军都督黎元洪气宇轩昂地走上主席台。他知道，革命军举行这样一个盛大的誓师会，完全是为提高他这个都督的威信而开的。因而，他的神态与往日的萎缩不同，他一身戎装，腰板挺直，还真有一副将军的气派。

向黄帝祭告之后，他双手接下了由同盟会元老谭人凤所授的佩剑和军旗，而后他即席讲话，讲了一些一般革命道理，并讲了“请孙中山先生到湖北来领导革命”的话。虽然此时他的虚荣心得

到了满足，但他内心并未就真地拥护革命，即使这样，他的讲话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，掌声响彻阅兵马场……

讲完话，他迈着从容的步子从主席台上走下来，早有一位军士牵过一匹高头大马来，有人扶着黎元洪请他上了马。黎元洪本来就长得人高马大，骑在马上更显得威风八面。他骑着马绕场一周检阅了部队。

老百姓们当然不知道黎元洪的底细，更不知他是怎样被逼着登上都督宝座的，看他骑着大马仪表不俗，认为此人当鄂军都督真是当之无愧，认为革命军中真有人才，都为革命军有这样的大都督而高兴。

可能是受到了鼓舞，第二天，他把一直不愿剪的辫子剪掉了，俨然成为一个革命者，名副其实地做起都督来了。

7

革命军占领了武汉三镇，一时掀起了革命的高潮，但革命军的地位并没有稳固。袁世凯一面威胁清政府，一面又向革命军进攻，武汉三镇时刻都有失去的危险。

黎元洪在阅兵马场大大风光了一下，但他并无能力领导革命军。在袁世凯的压力之下，他怕武汉三镇守不住，赶忙派人去请黄兴。

黄兴在香港得知武昌已经起义，并得知请他去武汉领导革命，就立即动身先赶到上海，从上海乘外国商轮，偕同宋教仁、陈果夫、李书城等赶到汉口。

黎元洪见到黄兴，心中十分高兴，他觉得自己肩上的压力轻松多了。他派人牵来一匹高头大马——在阅兵马场检阅部队他骑过的，请黄兴骑上，又给黄兴一面大旗，上面写着“黄兴到”三个